



魏南
林秀

~ 16
2697
3



漢書本傳云甘泉
本因秦離宮既奢
泰而武帝復增屈
奇瑰瑋非木摩而
不離墻塗而不畫
之制也其為已久
矣非成帝所造欲
諫則非時欲默則
不能已故遂推而
隆之乃上此帝室
察宮若曰此非人
力之所為當鬼神
可也○本傳又云
是時雜祀儀方大
三海上甘泉常法
從在屬中約尾
而設其言車
謂之衆夢靈之駕
非所以感動天地
遂置三辰又去屏
五女三處姬以盡
敬者信之幸也思

文選卷七

郊祀

揚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 并序須看漢書中自敘方知鋪陳處皆諷諫也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

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幸舊有集注者竝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雄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購

得見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壇太乙所用如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
上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雖音雖
故曰待詔焉承
明已見上文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年正月待詔臣維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
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善曰十世成帝
也上立天也
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
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雍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翼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
也上立天也
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
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雍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翼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

以此得見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壇太乙所用如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
上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雖音雖
故曰待詔焉承
明已見上文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年正月待詔臣維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
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善曰十世成帝
也上立天也
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
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雍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翼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
也上立天也
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
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雍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翼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

延元二年庚戌

言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則與至簡并八神也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華臈之屬又捐去
之故令八力之神奔走而擊躡般麟之盛有似軍裝也麟樂忍切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
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
般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乘玉戚兮飛蒙
茸而走陸梁
張晏曰蚩尤以玉為戚秘也音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
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賦記曰朱干玉戚亂交曰戚
斧也又考上記注曰秘
猶柄也音必茸而恭反
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鬲兮
晉灼曰方撰牛散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總總搏搏束聚貌也膠
鬲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魯也搏子本切音信攘人手切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
兮僕僂參差魚頰而鳥脰
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曰僕僂不齊也頰
猶頰也柴初蟻切虎音胡胡結切脰明剛切
赫習霍雲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祭以成章
善曰赫習霍雲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祭以成章
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口雲
雲與蒙同
於是乘輿迺登天鳳皇兮而翳華芝
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
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
華蓋自
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善曰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善曰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善曰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多奇賦

言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則與至簡并八神也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華臈之屬又捐去
之故令八力之神奔走而擊躡般麟之盛有似軍裝也麟樂忍切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
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
般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乘玉戚兮飛蒙
茸而走陸梁
張晏曰蚩尤以玉為戚秘也音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
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賦記曰朱干玉戚亂交曰戚
斧也又考上記注曰秘
猶柄也音必茸而恭反
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鬲兮
晉灼曰方撰牛散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總總搏搏束聚貌也膠
鬲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魯也搏子本切音信攘人手切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
兮僕僂參差魚頰而鳥脰
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曰僕僂不齊也頰
猶頰也柴初蟻切虎音胡胡結切脰明剛切
赫習霍雲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祭以成章
善曰赫習霍雲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祭以成章
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口雲
雲與蒙同
於是乘輿迺登天鳳皇兮而翳華芝
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
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
華蓋自
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善曰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善曰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善曰駟若螭兮六素刺蠖略麋緩濼序穆

龍虎星宿神名
目此又入風雷等
字所謂星陳天行
也

用離宮臺觀等名
一路照懸聯絡自
成結構

到音質得音梁橋
於綺切施女氏切
羽旌也鄭玄曰可以為旌旗也高唐賦曰蜺為旌為蓋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旌者編羽毛列鸞為蓋
之千乘善曰敦與車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
而馭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言曰馭馳也郭璞曰馭疾也凌高衍之崿嶷
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登椽欒而狃天門
兮馳閶闔而入凌兢張庚曰椽欒甘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李奇曰狃音貢蘇林曰狃
切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善曰轅與秦同至也通天臺名已
貌下陰潛以慘慘兮上洪紛而相錯善曰慘慘寒貌相錯交感也直曉曉以造天兮厥
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平
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
一名辛雉廣雅曰草葉生
日薄增徒且切曼莫且切
擯并閭與芟荏兮紛被麗其亡鄂善曰荏頰為日擯
崇邱陵之駭駭兮深溝嶽巖而為

此下正說甘泉

谷善曰谷曰駭駭音曰我音曰選選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闢施靡乎延
屬善曰屬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理之也善曰說文曰選古文往字也般布也與班同
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百闕觀封巒施靡相連也施也爾雅曰屬連也之
欲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唯而成觀孟康曰言厦屋變巧乃為雲氣水波相譎
而成觀闕也推子非切
唯子水切觀工喚切
之貌實見
切胸首縣
正瀏濫以宏暢兮指東西之漫漫孟康曰瀏濫也服虔曰暢大貌首
漫漫無涯際之
貌也瀏音劉
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善曰言據輪軒而周
流兮忽坱圠而亾垠章昭曰輪軒也軒檻板也善曰輪與同周流流行周遍也翠
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磷磷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
善曰磷磷文貌應劭曰
磷音磷音灼曰磷音爾
仇此勇貌嵌開張貌能鱗似龍
之鱗也仇魚乞切軟火敢切
揚光曜之燎爚兮垂景炎之炳炳晉灼曰景大
日炳炳也音欣
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層城縣圃閼風崑崙之山
圖曰紫宮帝
室太乙之精
洪臺崛其獨出兮擢北極之嶠嶸應劭曰崛特貌也擢至也晉灼
日嶠嶠嶸也善曰爾雅曰北

紫宮太一亦映都
祀而言與乘輿二
段互為生色

榮博賦也

榮博賦也

極謂之北辰嘯其勿切 列宿迴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枳板韋昭曰榮屋

而絕飛梁兮浮蟻蝶而撒天張棋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分前標闕而後應門如故云爾也標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標怒應門正門在

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高光旁皇西清西廂清淨之處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田璧瓏玲明見貌善曰前殿

顏注言宮室曠大 自然有紅翠之氣 漢書無亡國二字

此文章頗挫古

玉戶金鋪以灑而 進暗暗親深好接 天子穆然之思爲 一篇大善也

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抗古字同 閱閱閱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

棍成棍成服虔曰蒙龍膠葛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 曳紅采之流離兮

延善曰言宮觀之高故紅采翠氣 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亾國肅乎

榮肆其矚駭兮被桂椒而鬱移楊服虔曰回谷回風也善曰毛長詩傳曰肆疾

分聲駢隱而歷鐘善曰鐘亦音字也禮記曰鐘聲以節事也 發蘭蕙與葳蕤善曰言風飄香氣既

齊王戶以感金鋪司馬生于虛賦曰葳蕤似橐本

四七之

海錄

天子穆然一頌全
賦精神俱出四十
字爲句

此下敘郊祀

深善曰淵深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江鼓動貌暗深空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分若

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般垂棄其

剖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劂曲刀也劂曲也善曰尚書曰錘汝作共工雖

方征僑與偃佺兮猶彷彿其若夢善曰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斯征伯僑餘依晉說列仙

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斯征伯僑餘依晉說列仙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善曰答頌篇曰駭蓋天子穆然珍

亭間節題玉英蠅蠖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蠅蠖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

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

恩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曰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

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

相與齊于陽靈之宮善曰禮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靡薜荔而爲席兮折

自濟宮至祭所

瓊枝以爲芳善曰廣韻假靡之藉地而爲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

之罔登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善曰好曰后上歌建光耀之長旂兮

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善曰坤蒼攀琬璣而下視兮行遊

目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陳衆車於東院兮肆玉

軼而下馳如淳曰東院東海也善曰切音灼曰軼車輪也飄龍淵而還

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垓九重也善曰言從東院下

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韉善

梁弱水之澗淡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豈豈之東有弱水

想西王母欣然上壽善曰西王母居崑崙之丘

屏玉女而却密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乃嗜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

王女三所眺其清臚兮密妃曾不得施

新漢書作御小麗
注或作御密安

張晏曰

常與玉女共投密妃已見東都賦

其蛾眉

其蛾眉 服虔曰蛾眉童子也善 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伴神明與之為資

皇天 應劭曰皇 皇搖秦 一之欲近天也張曼曰皇華皇也

洪風 服虔曰洪風旗名也 樹靈旗 李奇曰欲伐南越告諸人一書旗樹太壇

上配黎四施 張曼曰配黎黎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推蒸之光同上也披離四布也

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燭幽都南燭丹崖 服虔曰丹水之崖也善曰向

炎盛黃龍兮標訛碩麟 章昭曰碩大也善曰言炎燔熾盛感動神物也

帝開開天庭兮延羣神 服虔曰令巫祝呼天門也善

於事事畢功以迺市而歸度三

確嶺遠方地名

顏注旭卉連疾也

有事甘泉以求繼嗣故如此誌

巒兮偁棠黎 晉灼曰黃圖無三巒相如傳有封巒觀善曰三巒即封 天闕決兮地

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闕門限也決亦開也 登長平兮雷鼓

磻天聲起兮勇士厲 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善曰指曰磻大磻也 雲飛

揚兮雨滂浦于晉德兮麗萬世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故

登降崩摧單墀垣兮 善曰登降上下也崩摧邪道也單大貌墀垣 增宮峻差駢

嗟峨兮 善曰嗟與參同初林切駢 吟嶒嶒岫洞無厓兮 善曰岫若曰吟嶒嶒岫深

上天之絳春旭卉兮 善曰絳事也春深遠也旭卉陶珠之貌 聖靈穆穆信

猗猗招搖靈遲遲兮 善曰招搖猶徘徊也遲遲即棲遲也 光輝眩耀

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蕭後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日雲陽宮秦始皇作在雲陽縣甘泉山漢武增廣之周十九里

賦氏曰感榮籍書
吾以為藉田頌文
選以為藉田頌文
之籍亦雖是頌而
篇中純是賦賦多
頌義少當為賦也
馬揚之賦終以頌
班固之賦終以頌
非與也○田籍
記涉於澤樂故不
可以不諷也籍
田國家大事則不

滋子雲乃以屏玉女却宓妃微詞諷諫其不屑脂韋取容於斯可見何至有為莽大夫及提
閻美新之事乎漢書揚雄贊云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召為門下吏
薦雄待詔成侯侯羽獵賦除為郎又云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按雄奏甘泉賦在永始四年
正月至新莽天鳳五年計三十一而王音卒於永始二年正月既召為門下吏又薦之
詔其間應亦稍稽歲月是雄至京師在永始之前明矣永始之前年已四十餘何以年七十
一幸於天鳳五年乎今以法言考之莽於平帝元始元年稱安漢公法言稱漢公並未及新
莽篡位後事然則雄年七十一幸當在孺子嬰居攝時雄仕歷成哀平故云三世不徙官若
復任莽則合孺子嬰為五世矣且以莽之盜竊漢祚而雄甘心覲顏為之臣則前此董賢
幸時何以不奔走權要而前此王莽居攝時何以不待命以博取三公耶可知雄固未
嘗仕莽元后詠及劇秦美新或亦劉歆豐董假託以取媚耳桓譚新論既不足信而班史
又多舛謬昭明復以劇秦美新入選遂使一代名儒蒙失身
當惡之譏悲夫因讀日泉賦偶見及此敢以質世之博雅云

耕藉 臣增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
本以躬親為義藉謂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 賦榮籍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其禮源亦出於東都
初初藉於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頌高然頌典禮自為法式

潘安仁 賦榮籍書曰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總角辯慧擢藻清麗鄉邑稱
為高第 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語不取焉云云正月建寅日為農在亥然則丁未之誤明矣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於千畝之甸禮也

田茂子大放今為丁未誤也千畝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於是乃使何陋清議野廬掃路

可以不領所施各
有依當故也祝說
非古人賦頌通為
一名馬融廣成所
言者田獵然何嘗
不題曰頌陳思與
楊修書豈以詞頌
為君子蓋應上文
詞頌小道之語強
生區別即杜絕也
若曰風頌與流揚
之羽獵亦有遂作
頌曰之文○按不
亦名頌王褒兩重
漢書記之頌

耕藉王藉鄭玄曰師循長也師而為師者過
晉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
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壇謂壇及壇將也周禮曰掌舍掌王
之會同之舍設棧板再重棧板行馬也隨以委切極音五

以雲布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點丁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敢切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墳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後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縹緗兮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也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躬親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厚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已見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都賦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注曰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微風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起於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朱輪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每 禮注曰惟覆上曰幕魏文帝秘藏賦曰雲布

釋名曰車轡所以御也。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森盛貌也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階爵之次也也朱輪已見吳都賦。若湛露之晡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晡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闐闐洞啟參塗方駟。洛陽宮舍記曰駟車已見西京賦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萬端駟車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與天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后妃獻種稷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種稷之種而獻於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稷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換具也史記曰后稷稱道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望望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閤之蹕。周禮有望望氏周禮蹕謂篇曰蹕種也天子乃御玉轡。蔭華蓋。駕馭簿有大蓋華蓋已見西京賦。衝牙銷鑰銷統綵縵。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鄭之曰衝牙又行切韓玄禮記注曰銷統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統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綵縵兮統素縵縵切統音九絡七皆切縵七大明。金根照耀以炯迴見。公龍驤騰驤而沛艾。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為乘輿金根安車五采表朱方

於離坎飛青編於震兌中黃畢以發暉兮方綵紛其繁會。謂鹵簿騎旌旗各依方色也表德標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東方兌正西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編白色也編古七切周禮曰地謂之黃滅榮緒晉書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驪建旗十二如車色。五轡鳴鑿九旗。揚旛周禮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羽爲瓊級入。紫雲罕曉。謂紫雲罕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曉謂級音吸曉烏感切。蕭管喇嘶以嗽嘈兮鼓鞀核隱以碎。蕭管已見上文楚辭曰嗚蕭嘶而聒鳴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碎大聲也字指曰碎大聲也何焘前切韻引益切。荀簾巖以軒。鍾師掌鞀鄭之曰鞀轉以和樂字林曰鞀小鼓也轉與鞀同步迷切。荀簾巖以軒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碎大聲也字指曰碎大聲也何焘前切韻引益切。荀簾巖以軒。翫兮洪鐘越乎區外。荀簾巖以軒已見西京賦天子之行擊左石鐘已見西京賦震震填填塵鷺連天以幸乎藉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闕闕許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崩蔽蔽野矣塵連天鷺或爲霧非也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蟬冕已見魏都賦芊芊碧貌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置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巳鄭玄曰耦五寸二耜爲耦王逸楚辭注曰撫也。坻場染屨洪廩在手。方言曰坻場也坻野和氣之場謂之坻場存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廩牛轡也忙皮反三推而舍庶。

人終歎三推已見上文國語說文公曰王耕一瓏班三之庶人終於于畝章昭曰一瓏一耜
牛而又言推者益於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實實
也廢扶發切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

於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傳孔子曰長
幼雜選以交集士女頌賦而感戾雜選衆多貌頌賦相被褐振裾垂髻

總髮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裾者麗衣也爾雅曰裾謂之裾郭
晏毛長曰總璞曰衣後裾也後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髻簡謂著曰髻髦也大脚切毛詩曰總角之

角結髮也 躡踵側肩揜裳連屨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爲追逐也聲類曰踵
賈達國語注曰從後牽曰踵方言曰履輪江湖之間或謂之履履郭璞方音注曰躡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

澶山陽公載記曰賈誼鳴鼓雷震動容發竅巨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
吟乎聖世列子曰老幼喜躍抃舞康衢已見上文吾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力

乎樹故其書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莠猶樹也靡
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字書曰督察躬先勞以說

使兮豈嚴刑而猛制裁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史有邑老田父或進

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
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漢書正其末者

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爲末而農爲本以貨爲後而食爲先也
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入事之末也故八政先食

宜弗任四民之務不壹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昭曰九土九夫九土之

者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秋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

色又曰大祿無儲穡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穡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

圖置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之者必於豐欽哉欽哉惟穀之

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祭也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祭也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漢書董仲

此下入議論先言
固本後言致孝總
爲禮字作訓

言字後人讓改福
手本叶

此句帶上端本
一篇歸結

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
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
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誦日
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
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爲郊祀之酒
則誦謀其日應劭
漢書注曰誦謀也
籩簋普淖則此之自實
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其饋饗之陳之儀禮曰孝孫
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
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
左氏傳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
不供無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
爲酒又曰甸師祭社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
後焚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號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黍稷馨香百酒嘉粟
左氏傳季良曰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譏也杜預曰稟謹敬也
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
吉也
左氏傳季良曰奉粢盛以告曰潔粢醴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
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
曾子
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
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
昔者明王以孝治天
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
孝經子曰昔者明王
逮我皇晉實光斯道
戴日光明也斯
儀刑乎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
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長
道謂孝道也
親而德教
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
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
加於百姓
而致孝
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
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尚書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
能本

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周易曰盛德
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
田也二美
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公即
錫曰此一役也秦可以朝
不亦遠乎不亦重乎
文也敢作頌曰

思樂旬畿薄采其茅
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
樂泮水薄采其芹毛萋曰薄辭也
大君戾止言藉其農
周易曰六
毛萋曰戾來也止至也
其農三推萬方以祇
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
所以敬爾雅曰祇敬也
耨我公

田貫及我私
鄭玄周禮注曰耨私耨也奴豆
我倉如陵我庾如坻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
積穀也坻
水中高地
念茲在茲永言孝思
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
人力普存祝

史正辭
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也祝史正辭信也
神祇攸歆逸豫無期
左氏
子曰能款神人杜預曰歌享也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人力之普存也
毛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尚書王曰一人
之晉然詞系不張曰爲唐宋文體之濫觴

敬獵上
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
子虛賦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揚得意爲狗監侍上
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

祝氏云此賦雖兩
篇實則一篇賦之
問答體其源自卜
居漁父來厥後宋

玉華流之至漢而
盛此兩賦及兩京
兩都三都皆然首
尾是文中間是賦
世傳既久變而又
變其中間之賦以
鍾張為靡而專主
於詞者則流於齊
梁唐初之俳諧其
首尾之文以議論
為便而專於理者
則流為唐未及宋
之文體性情益遠
六義漸盡體制遂
失矣○首尾雖以
議論問答然車馬
千乘等句即以賦
齊王之獵後半齊
東有巨海等句即
是賦齊國遊獵之
地則亦未嘗非賦
也後人無鋪陳之
才徒以議論為便
於是非物之本

如自言為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
以于虛虛言也為楚稱鳥有先生鳥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
天子之義故虛藉地虛土林為宋主嫡派從高唐賦而鋪張之加以鐘張勢也
三人為辭以風諫也氣其辭則張其詞使魏魏家之極也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
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司馬彪曰畋獵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

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

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奪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

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淮也列卒滿澤罟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曰揄揄

鹿射麋脚麟司馬彪曰麟也音委章昭曰脚謂持文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

車輪鹽而食之也善曰搗搗也搗而切搗一頓切

矣

王元美云詞賦非
一時可就西京雜
記謂相如為子虛
上林游神蕩思百
餘日乃成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

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潘雅曰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

然猶未能徧觀也善曰覽於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

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

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雲

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聳峩郭璞曰隆崇聳起

峩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善曰盤音吟交錯糾紛

上青雲郭璞曰言相糾紛而峻絕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類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陀音託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善曰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假借

其土則丹青赭壁雌黃白珉錫碧金銀張揖曰丹青青紅也雌黃也蘇林曰

白珉曰石英也珉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衆色炫耀照爛郭璞曰如畫城功立厲

瑰琳璆昆吾張揖曰琳玉也璆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城功立厲張揖曰璆

石則赤玉玫

瑰琳璆昆吾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

城功立厲石之次玉

瑰琳璆昆吾

城功立厲

瑰琳璆昆吾

出口先將雲夢放
活妙在能用虛先
敘地後敘事遂成
不易之法看其敘
次參差入古與後
入排此不同

史記有射于二字
小顏漢書注亦以
為流俗妄增

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
浮曰城音緘功音勒
管子曰陰山磧珉戰國策
曰白骨疑象磧珉類玉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止若芳菊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江蘼蕙燕諸芘巴
杜衡也其狀若葵其具如蕙
似藁木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
蕙香草也蕙蕙類也似蛇
張揖曰江蘼似水萍交穎曰巴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陁靡案衍壇曼
善曰陁靡切衍七戰切壇徒且切曼莫幹切
限以巫山
張揖曰巫山
其高燥則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葳蕤也

到此寫出鳥獸恰
好接下田獵文情
一片

穀田事極簡錄與
前敘地處相應

羅阿史記作羅阿
為月御又樂陸日
羅阿山名有女子

積則生極楠豫章木或林下
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
桂椒木蘭檉離朱楊
郭璞曰水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檉皮
可染者離山檉也郭璞曰朱楊赤莖

檉皮善曰有蓋山之國東有
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
檉梨棗橘柚芬芳
張揖曰檉梨而甘也楊柳也善

充切蘇林曰檉音郭都之郭然
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
其上則有鷓鴣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孔鸞也騰遠射干也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
玄豹音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鳳同穴之
山其上多白虎又曰郭璞曰黑豹也

於是乎乃使刺諸之倫手
格此獸見吳都賦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
張揖曰馴駁也駁如馬身黑尾一角

乘彫玉之輿
郭璞曰刻玉
靡魚須之橈旃
張揖曰以魚須為旃也

建干將之雄戟
張揖曰干將王劍
陽子驂乘娥
日雕畫也郭璞曰
烏號也郭璞曰
阿為御
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娥阿不御馬

案節末舒即陵
狡獸
司馬彪曰案節猶強節未舒也狡獸狡健
變蚤蚤麟距虛
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

處其若月入岩崖
負塵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塵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

距虛似塵而小善曰說苑孔子曰蚩蚩距虛見人將來必
負塵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塵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
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駘郭璞曰駘車軸頭也善曰駘轉音車之
疾能過野馬及陶駘也駘不言車轉不言過互文也轉音衛陶音進駘音塗
駘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氏春秋曰遺風之
駘乘爾雅曰馬如馬一角不角者駘駘音攜
雷動發至星流霆擊郭璞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謂中心絕系也善曰
賦背洞胸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謂中心絕系也善曰
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在衆多若天之雨獸也於是楚王乃詎節徘徊翱翔
容與郭璞曰兩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翱翔容
獸之恐懼微執受詘郭璞曰執疲極也詘音劇司馬彪曰微執連其
變態郭璞曰變態也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
曰阿細緒也細細布也抽曳也司馬彪曰編細緒也善曰列子曰鄭
衛之處子衣阿細緒而東晉連日君後宮情衣給編細緒也
纖細也張揖曰穀細如霧非以為裳
也善曰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
夔夔震縹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張揖曰夔夔
也善曰縹必亦切縹則必切縹則必切
粉粉裊裊揚袍戍削郭璞曰粉粉裊裊揚袍戍削

與終日駢駢
不下與對

此乃傲者以所無

此段插在中間敘
傲事便不直片左
史行文皆然

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在衆多若天之雨獸也於是楚王乃詎節徘徊翱翔
容與郭璞曰兩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翱翔容
獸之恐懼微執受詘郭璞曰執疲極也詘音劇司馬彪曰微執連其
變態郭璞曰變態也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
曰阿細緒也細細布也抽曳也司馬彪曰編細緒也善曰列子曰鄭
衛之處子衣阿細緒而東晉連日君後宮情衣給編細緒也
纖細也張揖曰穀細如霧非以為裳
也善曰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
夔夔震縹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張揖曰夔夔
也善曰縹必亦切縹則必切縹則必切
粉粉裊裊揚袍戍削郭璞曰粉粉裊裊揚袍戍削

田獵事約分三項
始言搏獸後乃兼
及大鳥釣魚其間
頗極正與齊王之
政相照

與也隨衣袖也成制裁制貌也
善曰昔言非禮也爾切成音何
扶輿倚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
相隨也善曰倚於綽切
蕙上拂羽蓋善曰非羽飛揚揚上下
故或摩蘭蕙或拂羽蓋
緩張揖曰楚王車之緩以玉飾之也
郭璞曰緩登車所執言手纏絞之也
若神已於是乃相與徐於蕙圃善曰說文曰徐
見上文於是乃相與徐於蕙圃
嬖窳射駿善曰方音曰嬖取
也善曰窳音窳窳先安切窳先忽切
繳施善曰繳繳
已見上文
白鵝連駕鵝善曰言既大白鵝
而因連駕鵝也
雙鶴下玄鶴加善曰雙鶴見
下注爾雅曰
雲之上戰國策莊辛曰黃鵠不知射者脩繳將加已也
忘而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
浮文鵠張揖曰鵠水鳥也揚旌棹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曰
畫其象於船首也揚旌棹日棹船船樹旌於上善曰棹依郭說棹音度
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善曰翠
帷羽蓋謂以翠羽飾帷蓋
罔璫珣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義
榜金鼓郭璞曰金鼓鉦也吹鳴籥張揖曰籥籥也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
者善曰聲流唱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
榜方孟切聲流唱唱一介切嘶蘇奚切
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龍
躍濤浪作也涌泉起

海錄評

與野制輪輝對

一氣寫下一筆收
在後爽之極

奔揚會郭璞曰暴溢激相鼓礪石相擊礪礪礪若雷霆之聲聞

乎數百里之外將息將息擊靈鼓起烽燧文穎曰靈鼓六面鼓車拔行騎就隊

楚王乃登重陽之臺孟康曰重陽中唐之臺怕乎無為善曰靈音履般音盤於是

御之服虔曰其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勺藥之和具而後

馳騁曾不下與將割輪輝善曰毛萇詩自以為娛善曰灼灼謂割鮮輝輪也郭璞曰臣竊

觀之齊始不如善曰毛萇詩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善曰戰國策秦王烏有先生曰是

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觀吾國善曰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與使者出畝善曰家語曰賦

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并力也何者

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善曰風烈已見

高郭璞曰以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郭璞曰顯明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

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善曰彰君惡傷私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於齊也善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隋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

浮渤海應劭曰渤海海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

為隣郭璞曰肅慎國名右以湯谷為界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為東界也秋田

乎青邱服虔曰青邱國在東海三百里徬徨乎海外善曰毛萇詩曰吞若雲夢

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善曰蒂芥已若乃儼瑰瑋異方殊類

楚國之美也下脫
有而言之見其君
之惡二句史漢並
有然細考則無此
為優

以上折楚以下稱
齊略分次序語語
雄健以少敵多對
鋒相對

楚國之美也下脫

郭璞曰似鷹猶非常也善曰廣珍怪鳥獸萬端鱗善曰高唐賦曰珍怪奇瑋不可推日瑰瑋琦玩也似化歷切

狝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尚不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尚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劭曰

裂善計也善曰廣雅曰充羽滿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

見客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是以王辭不復司馬彪曰復答也何為無以應哉

潘按東臚地志云色青黑實如稜子十月始熟出幽涼烏丸地一名登廂蛟龍瑋瑋龍

許慎云蛟龍屬郭璞謂其狀似蛇而四脚細頸頭有白髮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解氣能

吞人張說乃蛟魚耳非蛟龍之蛟也續博物志云龍皆能橫飛不能上騰異物志云瑋瑋

形如龜生巨延州大者如蓮條背有鱗如扇續博物志云龍脂得火可以燃鐵堦雅云龍以

龍為雄龍以龍為雌龍鳴而龍應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者也扶輿猗靡顯監云

此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

為猗靡又按相如遊梁時梁孝王好營宮室作曜華宮築東苑方三百里為複道自宮連屬

於平臺二十餘里此賦中極眩耀後則歸於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蓋所

選卷八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揚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

司馬長卿

郭璞注

亡是公所然而笑善曰說文曰所笑貌也牛隱切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

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

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今

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

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



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粵君自損也

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紫淵徑其北

終始灞澹出入涇渭張揖曰灞澹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

滴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張揖曰灞水出鄠縣南山穀谷北入渭

東南西北馳騫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出乎椒邱之闕

行乎洲淤之浦張揖曰淤漫也浦水崖也淤於度

過乎決瀦之壑張揖曰水可居者曰壑

赴隘陘之口郭璞曰陘陘也

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沸也

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穹大石也埼曲岸頭也郭璞曰埼埼也

漣弗宓汨楊林曰漣音畢宓音密汨

橫流逆折轉騰激洌司馬彪曰

宛澹膠盭司馬彪曰宛澹展轉也膠盭邪屈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批巖衝擁揚滯沛

水澗恐當開聲

水澗恐當開聲

漣弗宓汨

橫流逆折

轉騰激洌

司馬彪曰

宛澹膠盭

批巖衝擁

揚滯沛

批巖衝擁

揚滯沛

批巖衝擁

揚滯沛

批巖衝擁

揚滯沛

批巖衝擁

揚滯沛

批巖衝擁

揚滯沛

批巖衝擁

願師古曰巖嶽山
即今所謂峴峨山

羸山穴中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張
漢曰其形狀未聞鯀音百鱗音情
音托鱗音馬馬魚鮪郭璞曰馬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鮪比目魚狀似牛腓細鱗紫色兩相
善鱗音感馬馬魚鮪合乃行鱗鮪魚也似鮪有四星聲如嬰兒馬音顯鮪音祛鮪奴楊切

捷儲掉尾振鱗奮翼賦曰振鱗奮翼捷巨言切掉徒鈞切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

魚龍謹聲萬物衆夥善曰小雅明月珠子的燦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子

揖曰靡也善曰說文曰玳瑁
明珠也玳瑁與的噪音義同蜀石黃硤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水次玉者也郭璞曰硤硤

山海經曰常處之山其上多
磷磷爛爛采色滌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藜積乎其中

鴻鵠鳴鴛鴦屬玉張揖曰鴻大雁也郭璞曰鵠鵠也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鳥

火災司馬彪曰郭璞曰煩鴛庸渠郭璞曰煩鴛屬也庸渠似鳥箴疵鳩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

旋日鳥名也郭璞曰煩鴛庸渠郭璞曰箴疵鳩盧張揖曰

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郭啞味菁藻咀嚼菱藕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

啞同所甲切味丈甲切郭璞曰於是乎崇山矗矗巖崑崙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深林巨

在三原縣西
我下言收斂溪
即當從收

山已見西都賦嶽音嶽音嶽嶽音嶽巖陲巖嶺摧峯峭峭司馬彪曰巖陲也巖嶺也嶺也嶺也嶺也嶺也

作罪切巖音嶽郭郭璞曰振溪通谷塞產溝瀆張揖曰振坂也水注川曰澗注澗曰谷塞產註

山石取欽溪郭璞曰谷呀豁閑阜陵別鳴司馬彪曰谷呀大貌豁閑空虛也郭璞曰鳴水

水而不分泄郭璞曰嶼廢止虛堀壘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廢於鬼切壘壘見切嶼

日隱嶼鬱壘堆壘不平貌嶼郭璞曰陂池獬豸郭璞曰陂池旁頽貌也陂音皮獬

洛嘉切壘音學施氏切郭璞曰陂池獬豸郭璞曰亭阜千里靡不破築服虔曰阜澤也隄

以水流谿谷之間也流郭璞曰散渙夷陸司馬彪曰布結縷郭璞曰結縷也擗尻莎司馬彪曰

也破皮義切郭璞曰掎以絲蕙被以江離張揖曰掎也絲王芻也蕙蕙草檉以蘆蕪雜

以留夷王逸楚辭注曰留夷香草布結縷郭璞曰擗尻莎司馬彪曰擗車衡

蘭應劭曰擗車一名芝蘭香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不發也方木切司此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擗車射干郭璞曰

氣盛也披 **郁郁非非** 郭璞曰香氣盛也非音如 **臍蠻布寫** 臍蠻必弗 臍過也芬

不蟻切 **郁郁非非** 郭璞曰香氣盛也非音如 **臍蠻布寫** 臍蠻必弗 臍過也芬

義同說文曰郁鬱香氣奄藹也郁與臍音義同臍音奄必切音勃 **於是乎周**

覽泛觀 續紛亂 孟康曰續紛衆盛也亂音勿 **芒芒恍惚** 郭璞曰言眼亂也芒莫朗切 **視之無端** 察

之無涯 日出東入乎西 張揖曰日出於東入於西也 **其南則隆**

冬生長 涌水躍波 張揖曰其苑南陽愛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 **其獸則獮**

獮 沈牛摩廉 郭璞曰獮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旌旄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獮

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 **赤首圍題** 窮奇象犀 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生而 **其北則盛**

夏合凍裂地 泚冰揭河 司馬彪曰揭舉衣也善 **其獸則麒麟** 角端駟騄 **駟騄**

駟騄 郭璞曰麒麟而無角角端似豹角在鼻上 **蚩蚩驪駟** 駟騄 郭璞曰駟騄駟

三曰而題其可駟音頭駟音 **於是乎離宮別館** 彌山跨谷 善曰鄭玄周禮 **高廊**

四注重坐曲閣 司馬彪曰廊廡上級下級皆司 **華根璧瑤** 華道纏屬 韋昭曰我

當樓頭也如注曰華道閣道也司馬彪曰 **步欄周流** 長途宿 善曰步欄步廊也周流周

欄郭璞曰中途樓閣間陸道 **夷嶮築堂** 累臺增成 如淳曰嶮山也張揖曰平此山以作堂

巖突洞房 郭璞曰言於巖突處為室潛 **頰香眇而無見** 仰板檢而捫天 善曰頰類曰

說文曰頰低頭也楚辭曰頰頰而捫天音 **奔星更於** 閨闈宛虹拖於 善曰奔流

灼曰奔如浮日宛虹屈曲之虹也應劭曰 **靈圖** 燕於 郭璞曰燕行貌也善

開檻也司馬彪曰軒楹下版也更工駕切 **象輿** 婉僊 善曰婉僊也僊音善 **靈圖** 燕於

前堂也輿一斜 **象輿** 婉僊 善曰婉僊也僊音善 **靈圖** 燕於

切膠方斜切 **泉涌於清室** 通川過於中庭 郭璞曰泉涌水也善曰言醴泉子 **盤石振崖** 李奇

更記案隱按廣
記云虛橋皮厚大
小如甘酢多九月
結實正赤明年二

月更青黑更熟與
錄云建安有橘冬
月樹上覆裝明年
夏色變青黑甚甘
美虛即黑是也
離支本如此

橘屬 **枇杷** 樹木而長葉子如杏亭山梨也厚 **楊梅**

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 **櫻桃** 蒲陶 善曰櫻桃清 **隱夫** 棣

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 **羅乎** 後宮列乎

徒計切 **蒼** 還離支 張揖曰蒼還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脆剝

六切隸 **北園** 臨邱陵下平原 郭璞曰言其光采 **揚翠葉** 楓紫莖

張揖曰楓 **發紅華** 垂朱榮 煌

煙 扈扈 照耀鉅野 郭璞曰言其光采 **沙棠** 櫟楸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

棠之實似於棠冬不落應劭曰 **華楓** 梓楸 日梓平仲木也楸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

櫟採木也楸音諸於音零採音采 **雷落** 有邪仁頻并開 郭璞曰雷未詳落獲也中作器管邪似并開皮可作索孟康曰仁頻

南都賦 **槐** 檀木蘭 孟康曰機檀楸 **豫章** 女貞 張揖曰女貞

木葉冬不落 **長干** 似大連抱 司馬彪曰

史記索隱類

司馬彪曰象聲貌也 **葢** 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 善曰金石管已見土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葢音利

此 處旋還乎後宮 張揖曰傑也參差也此處不齊也如淳曰

古果字輯 **被** 山綠谷循阪下 曠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援素雌雌

與集同 **攫** 飛 郭璞曰攫似母猴而長尾攫似獼猴而大飛攫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善飛

玄色也素雌援之雌 **蛭** 蠅 司馬彪曰山海經曰不成之山飛蛭四翼蟬也攫徐

者素色也攫音攫 **蠅** 蠅 司馬彪曰山海經曰不成之山飛蛭四翼蟬也攫徐

哀 鳴 翩 幡 互 經 郭璞曰互經

木長貌也說文曰杪末也 **喻** 絕 梁 騰 殊 榛 郭璞曰梁石絕水也張揖曰殊榛異也

廣雅曰頤末也蟠音籜 **掉** 希 間 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揮往著術疏無

爛漫 遠 遷 郭璞曰崩騰 **若** 此 者 數 百 千 處 娛 遊 往 來 宮 宿 館 舍 善曰說文王

切郭璞曰皆離官 **庖** 厨 不 徒 後 宮 不 移 白 官 備 具 郭璞曰言

別館出入所幸也 **天子** 枝 獵 核 兵 出 獵 也 **乘** 鑊 象 六 玉 蚘 張揖曰鑊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鑊其車輅六玉蚘

謂六馬以玉飾其鑊勒有似蚘龍也無商曰蚘

應古博亦謂
二也其字從手

也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善曰

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今依郭說

拖蜺旌靡雲旗張揖曰折羽毛染以五采縹以

虎於旒為旗似雲氣也善曰此亦假言

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文飾車天子出

也高唐賦曰虬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

為偶辭耳善曰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

此為對為偶辭耳非謂道游在乘輿之後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李善曰孫叔者太

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善曰扈從也

不案衛青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

四者中一校隨

鼓嚴薄縱獵者張揖曰鼓嚴鼓也薄

天子乘輿也

車騎雷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

善曰言擊鼓雷聲之中也

江河為陸泰山為楹郭璞曰因山谷避

廣在日陸雖參差

淫淫裔裔綠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

雨生貌

生貔豹搏豺狼善曰生謂生取之也郭

應詳也以羊而青

蒙鵠翫孟康曰鵠鵠尾也

善曰鵠尾也

虎郭璞曰給謂糾紛

之危

厲水郭璞曰厲

下積歷之坻張揖曰積歷不平也

善曰積歷不平也

徑峻赴險越壑

格蝦蛤鉗猛氏善曰蝦蛤猛氏皆獸名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流俗謂作推
羅失其義矣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

神俱躡立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躡躡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道孔鸞從鵝鷄郭璞曰道促皆迫捕貌也

才由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

取也樂汁圖曰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

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于北紘郭璞曰紘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

消搖逍遙也張揖曰淮南子云八澤之外乃有襄羊降集于北紘

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

率乎直指郭璞曰率徑馳去也

睨乎反鄉郭璞曰睨然疾歸也

歷石關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郭璞曰歷闕也音厥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在雲陽甘泉宮外鳩鵲臺

下棠梨

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官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名在渭南杜縣東

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鄧通以灌船為黃頭郎音義曰善灌船于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韋昭曰權令梓也並直孝切

登龍臺張揖曰觀名在豐水西

北近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

得獲郭璞曰徒步也

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

所蹈藉善曰廣倉曰若蹈足貌

與其窮極倦劬驚懼誓伏郭璞曰窮極倦劬疲憊也驚懼誓伏怖不動貌也劬音劇憊丁曷切

填坑滿谷掩平瀾澤

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於是乎游戲懸息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于顛天也

張樂乎膠葛

惟彼陶唐孔安國

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若號也其樂三曲持舞足以致歌

天常曰徹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繼禽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善曰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入關一日載民二日遂幸木六日建帝功今注以關為曲以民為舞

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湯波郭璞曰湯起也

淪定矣淮南子漣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淪水獠居其上昔剛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各巴淪舞也張揖曰樂記曰宋音燕安灑志蔡人謳員

三人淮南賦員

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蓋州縣其人能作西秦南夷歌也顛與高同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

張揖曰族聚也郭璞曰遞迭也徒結切

鏗鏗聞鞀洞心駭耳善曰鏗鏗鐘聲也聞鞀鼓音也七詩曰擊鼓其鏗鏗也徒結切

韶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濩也漢書曰韶濩也漢書曰韶濩也

音揚

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昔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也

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虎

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也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鄢楚都也繽紛舞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激楚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歌樂者猶復復其樂促迫哀切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其樂促迫哀切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其樂促迫哀切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其樂促迫哀切也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麗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伏義氏女溺死洛遂為洛水之神

妖冶嫵媚

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曰嫵雅也或作開小雅曰都盛也

覲粧刻飾便嬖純

郭璞曰覲粧粉曰塗也刻畫鬚髮也便嬖輕利也

柔穠嫵媚嫵媚

郭璞曰柔穠嫵媚嫵媚嫵媚

曳獨繭之綸

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問易衣長

綽眇閭易以郵削

張揖曰綸綸綸也綸也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問易衣長

嬖屑與俗殊服

郭璞曰衣服裝姿貌善曰便

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粲爛宜

郭璞曰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粲爛宜

笑的讒

郭璞曰香氣盛也漚一候切又曰鮮明貌也善曰楚辭

長眉連娟微睇綿藐

郭璞曰長眉連娟微睇綿藐

樂酣

郭璞曰中半

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

司馬彪曰亡喪也

曰嗟乎此太奢侈朕

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

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棄時日也開音閉

順天道以殺伐

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子曰

敬慎不殺則

時休息於此

郭璞曰謂苑囿中也

三

繼嗣創業垂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為子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

郭璞曰色外謂之郊郭也詩曰稅于農

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張揖曰色外謂之郊郭也詩曰稅于農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司馬彪曰養魚鱉黿黿池而不禁民取也

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

恤鰥寡存孤獨

郭璞曰鰥寡者往

出德號省刑罰

郭璞曰號令也

改制度

郭璞曰變

易服色

郭璞曰

正朔

郭璞曰更以十

襲朝服乘法駕

司馬彪曰襲朝服也法駕六馬也

建華旗鳴玉鸞

郭璞曰鸞鳴玉鸞也善曰楚

游于八

郭璞曰

藝之困馳騫乎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覽觀春秋之林

如淳曰

射狸首兼騶虞

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

載雲罕揜羣雅

三

言至誠係于天
子自知悔悟之後
設日言之者無罪

賢者不遇

樂樂胥 善曰毛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明王也 **修容乎禮園** 郭璞曰禮園所以整威儀自修

翱翔乎書圃 郭璞曰尚書所以疏通知遠者故游涉之 **述易道** 郭璞曰修繫於怪獸張揖曰苑中奇節也

登明堂坐清廟 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天子是太廟太室鄭立曰太廟太室中央室也 **次群臣奏得失**

四海之內靡不受獲 善曰得恩德也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然興道而遷義 郭璞曰勸猶勸也許貴切 **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 善曰包咸論語

若此故獵乃可喜也 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

之用抗士卒之精 郭璞曰精銳也抗損也音翫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 善曰管子曰國

者不繇也 郭璞曰繇道也音由 **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地方不過千里而圍

居九百是草木不得羸辟而人無所食也 善曰蒼頡篇曰羸耕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 **夫以諸**

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破其尤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

若自失 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材誘切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 **遠巡遊靡** 善曰公羊傳曰遠巡北而再拜廣雅曰遠巡却退也孝經曰曾子避席席

與席古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 善曰廣雅曰鄙小也 **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揚子雲** 子雲秦此賦行於世而後漢書黃門漫題一絕云待詔承明四十餘

孝成帝時羽獵 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曰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也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屏**

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 善曰財與纒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不辱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 善曰孟子曰以

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 善曰禮記曰天降

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露地出醴泉 善曰經授神契曰甘露一名 **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正月奏甘泉十
月奏羽獵明年上
長楊
以為以下蓋尹氏
剪截子雲木敘而
載之
按班書雜諸篇皆
其自敘則又其賦
之本序也非由班
氏剪截

善曰禮記曰鳳凰麟皆在郊藪龜龍

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雞斑文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

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嗚若子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

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網

置四而湯拔其三面也

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

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

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王之囿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

之罪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孫卿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

奪猶將寡獲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善曰漢書曰昆吾在藍田昆吾地

名上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

文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

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

善曰漢書曰五柞宮在長

黃山濱渭而東

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渭也言循渭水之

南曰說文曰

穿昆明池象滇河

環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

營建章鳳闕

神明馭娑

善曰漢書曰馭娑殿名善曰鄭立毛詩

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

洲蓬萊

善曰漢書曰蓬萊其北治大液池漸臺高一十餘

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願割其三垂以贖齊民

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之割

漢書曰三垂蠻夷又雜上書曰北狄中國之堅敵

也元帝初元二年

詔以水衡禁園宜

春下苑少府依

外池嚴德池田假

與貧民五年罷上

林官館希御幸者

成帝建始元年亦

罷上林官館希御

此三垂即指上林

之三垂而言注非

三垂比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厚曰齊也無有貴賤

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也晉灼曰中國故教齊整之民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

儲侍禁禦所營

善曰說文曰儲侍所也應劭曰御禁也謂禁止往來營

謂造作也即賦云御不自汧渭經營鄠郿甲或為田非也

尚泰奢麗誇

詡善曰毛萇詩傳曰

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善曰三驅已

又恐後

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疏云

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

為折中也章昭曰制或為折也

故聊因狡獵賦以風之

善曰七月畧曰羽獵承始三年

其辭曰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

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之樸素而

合禮者咸稱義農是則豈或謂後代

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

禮哉故論者答之于下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矣必同條而共貫

善曰

論者雄自謂也言帝王文飾各並時而得宜何必同條

而共貫乎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

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

二儀

善曰禮記曰天有日月地有山川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

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

善曰爽差也

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

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

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立宮富既與地

乎侔皆貴正與天乎比崇

善曰立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立堂右个祭

豈月令章句曰立黑也其堂尚立莊子曰夫道顛頂得

善曰

豈月令章句曰立黑也其堂尚立莊子曰夫道顛頂得

善曰

豈月令章句曰立黑也其堂尚立莊子曰夫道顛頂得

善曰

豈月令章句曰立黑也其堂尚立莊子曰夫道顛頂得

善曰

豈月令章句曰立黑也其堂尚立莊子曰夫道顛頂得

善曰

豈月令章句曰立黑也其堂尚立莊子曰夫道顛頂得

善曰

豈月令章句曰立黑也其堂尚立莊子曰夫道顛頂得

善曰

之以處玄宮又曰真神於天真富於地齊桓曾不足使扶穀楚嚴未足以爲

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又

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萬物權輿於內但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孟康曰西北爲以奉終

始顛頊立寘之統應劭曰顛頊立寘皆廼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

閭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儲積兵待戍卒夾道善曰郭

鄴鎬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鄴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猶行也周

爲殿門善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谷合也爾廼虎路三嶠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

行其制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
儲積兵待戍卒夾道
善曰郭
鄴鎬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鄴鎬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
善曰章皇猶行也周
爲殿門
善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谷合也

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鴻濛沆茫揭以崇山善曰鴻濛

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賁育之倫蒙盾負

羽杖鎧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有

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壑之罽善曰言罽之大靡日月之朱竿曳琴

星之飛旗善曰朱竿大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爲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傳曰日月青雲

爲紛虹蜺爲纒屬之乎崑崙之虛善曰崑崙之虛淫淫與

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櫬槍爲闔明月爲候孟康曰闔戰鬪自障蔽如城

鮮扁陸離駢衍必路服虔曰鮮扁戰鬪軍陣貌也駢衍重疊駢衍徽車輕武

鴻網絳獵善曰獵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健也鴻網相殷殷軫軫被陵緣

鴻網絳獵連貌也絳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綱徒弄切絳音捷

鴻網絳獵連貌也絳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綱徒弄切絳音捷

鴻網絳獵連貌也絳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綱徒弄切絳音捷

鴻網絳獵連貌也絳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綱徒弄切絳音捷

鴻網絳獵連貌也絳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綱徒弄切絳音捷

坂窮復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羽騎營營耶分或為冥殷首隱

殊事韋昭曰騎負羽也蘇林曰昭明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營營往來貌耶分謂羽騎明白分別各殊其事也耶音戶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輻輳連屬貌也於是天子乃以陽晁

始出乎立宮善曰陽朝陽明之朝晁古朝字撞鴻鐘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禮記曰龍旗九旒也

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輦車駕白虎四白虎名服虔曰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轂蒙公先驅善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楚辭曰選衆以避敵矜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輩步浪切立歷天之旂曳指

星之旂韋昭曰歷子也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烈缺閃隙也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

烈缺吐火施鞭而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善曰坪蒼曰縱走貌沈溶盛多貌飛廉雲師吹噓瀟率鱗羅

布烈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龍翰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之長大者曹普利切瀟音蕭吹噓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吹噓衆聲也

之吹噓張曼曰切近也神光宮名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灼曰在上林中蹂蕙圃踐

蘭唐善曰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虔曰蘭唐蘭生唐中舉烽烈火纏者施技善曰纏者執轡之人也方馳千駟

狡騎萬帥晉灼曰狡健之騎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併也虓虎之陳從橫膠轄森拉雷厲驥駟

駟服虔曰虓音哮鄧展曰拉音臘善曰毛詩曰駟如虓虎拉風聲也哮火交切轄音轄駟定人切駟音前切駟力莖切洶洶旭天動地吸

善曰洶洶旭鼓動之聲也韋昭曰吸動貌也洶旭勇貌吸五合切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善曰羨毛詩曰羨漫若夫壯士

忼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萇詩傳曰趣趨也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善欲而奔馳也音音嗜

地蒼稀跋犀躡蹶浮康韋昭曰跋躡也應劭曰蹶頓也善曰廣雅曰地也斯巨徙

搏立援韋昭曰斯斬也側畧切服虔曰巨徙獸名也善曰廣雅曰地也騰空虛距連卷張曼曰連卷木也善曰距古炬字也

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風塵之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相掌蒺

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踏也掌以掌擊之也爾雅曰蒺藜藜也獵蒙龍麟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卷履般首

帶修蛇如淳曰履音斑斑首也善曰履音請履履之也鉤赤豹控象犀善曰控古牽字趾繚罔阮超

唐陂如淳曰趾超踰也音義曰經山小而銳阮大坂也車騎雲會登降開藹善曰開藹衆盛貌開烏感切秦華為旒

劉原父曰獲夷獲夷皆有力者但此下更有羿氏楚之文或別用義時射九日者耶

唐陂

帶修蛇

唐陂

熊耳為綴 張晏曰旋幡綴旌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張揖曰以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 木仆山還漫若天

外 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善曰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外 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 服虔曰儲與相

放蕩也與音餘音普浪音琅 於是天清日晏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晏無雲之處也 逢蒙列背羿

氏控弦 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傳逢蒙說文曰匈奴名引弓曰控弦 皇車幽輻光純天地 服虔曰

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緣絛也善曰幽輻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輻一轄切純之允切

望舒彌轡 服虔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善曰彌轡按行貌也彌與

珥古通翼乎徐至於上蘭 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 移圍徙陣浸淫楚部 善曰部軍之部

曲隊堅重各按行伍 善曰隊徒內切行胡郎切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 善曰言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 善曰六籍太公曰當之者破近之者亡 鳥不及飛獸不得過

至罕車飛揚武騎肆皇 善曰罕罕罕也車皇輕疾貌 蹈飛豹鬪噪陽 善曰噪陽即術佛

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 應駟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

括其雌雄 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野然有聲又有光精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

一童子曰此名為續弗述續弗述亦語曰彼一童子名為寶難得雄者王得雌者霸

溶遙嗷乎紘中 晉灼曰口之上下名為嗷言禽獸奔走倦極皆 三軍芒然窮究

闕與 孟康曰允行也闕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闕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

徒角搶題注蹙凍驚怖魂失觸輻關脰 晉灼曰徒但也服虔曰獸以

妄發期中進退履獲 善曰言矢雖妄發而

創淫輪夷邱累陵聚 張晏曰淫過也夷平

於是禽殫中衰 善曰中 相與集於靖冥

之館以臨珍池 晉灼曰靖冥深淵之館也 灌以岐梁溢以江河 晉灼曰梁梁山

東瞰目盡西暢無崖 善曰目盡盡目而 隋珠和氏焯爍

其陂 善曰焯古灼 玉石簪峯眩耀青燐 善曰玉石之與石也李彤單行 漢女

字燐式藥切

字曰燐金高貌青燐光明貌

漢女

袁本按注云善
本作娥宋本作
海書注按娥也音
語其反

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

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也高唐賦曰曾不可殫形也

立鸞

孔雀翡翠垂榮

善曰榮光榮也

王雅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間唯雉鳴

善曰毛詩曰關關雉鳴毛萇曰唯鳴王雅也又曰鳥鳴嚶嚶與啾啾同子由切說文曰昆同也

是驚振鷺上下砰礚聲若雷霆

言飛鳥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

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

服虔曰文身越人也入水取物也凌堅冰犯嚴

淵探巖掛碣薄索蛟螭

善曰巖言可畏也巖岸側巖之處也孔安國尚蹈獵獺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欽口銜切蹈獵獺

據龍龍

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猶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服虔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據引也

扶靈囀

洞穴出蒼梧

音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

乘巨鯨騎

京魚

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或為鯨鯨亦大魚也

浮彭蠡目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善曰有虞謂舜也

方椎夜光之

流離剖明月之珠胎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明月珠為蚌所懷故曰胎推直追切

鞭洛水之宓如餉屈

原與彭胥

鄭玄曰彭胥咸也音灼曰胥伍子胥也皆水沒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制王逸曰殷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如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

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韋昭曰俄叩也車有轡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

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習如神

善曰響習疾也響與響同響與忽同仁聲

漢書注南方有金鄰之國

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

善曰南鄰南方之邑

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

來享抗手稱臣

如浮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職方掌九貉鄭司農曰北方曰貉健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

前入圍口後陳廬山

孟康曰單于南庭山

羣公常伯楊朱墨

翟之徒

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列子曰楊朱南游沛逢老聃高誘曰春秋注以為宋人

喟然並稱曰崇

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

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錄圖曰成康之隆妖孽

也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

善曰東嶽泰山也梁梁父也已見上文

猶謙讓而未俞也

張晏曰俞然也

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

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受禪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

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

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善曰言以重孟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數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雲夢與鄧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鄭公算以田孟諸也

非章華是靈臺

善曰言以楚章華為非而以周之靈臺為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

罕祖離

宮而輟觀游

善曰罕祖言希往也

土事不飾木功不彫

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

永民乎農

桑勸之以弗怠

善曰聲類曰桑亦桑字也說文曰桑上舉也

儻男女使莫違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儻等也莫違謂以時為婚經

此亦當伯左右小
臣豈有素見揚生
聖賢與端曲學不
知聖賢之業者也
自方將以下乃自
田作賦之意

虞字對上固字乃虞人之虞顏季皆云通娛非也

袁作薪采查手傳原作采薪

違于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任階切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

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娛古字通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

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莫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放雉兔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

也善曰毛長詩傳曰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邕之德豐茂世之規與暢同務蕘承薪者也

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善曰祇敬也雍和也立

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術

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立禮記注曰麗奢侈也麗步趨上林而意極誇張語加奇麗以序中

文選卷九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紀行下卷十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揚子雲

揚子雲上林賦長楊賦雜錄父老文子雲本祖述相如其奇則相如所不能能也

此明年者班固
字子真敘之詞
有微賦序以議
序用敘事賦出
謂此善於用變也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

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
截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和元年前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
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專
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誇也
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
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
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
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
張羅網罟捕能羅豪豬虎豹猥狐兔麋

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弁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豬也廣雅曰猥
雌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猥似獬廌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魯曰羅猥又切

獲九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因
縛切載以檻車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輸長楊射能館善
三補黃圖曰長楊宮
有射熊館在整厓以網為周陸李奇曰陸邊禽獸
圍陣也陸音社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

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
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

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
雅曰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扶猶儒林之
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
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諷刺上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

宜另起
客卿之談正論也
主人之言微詞也

正論多梓微詞易
入所以為諷借客
卿口中入正論正
妙於諷也

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

風左太華而有褒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善曰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
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十仞掾徽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罟服虔曰徽辭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頭師
古曰徽辭即今所謂差義也善曰讀文曰弋

胡漢書音義曰蹄聚也顏師古曰蹄足躡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
錫戎合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蹄音章方言曰蹄躡也搃能罷拖豪豬善
搃拖已見
西都賦木擁槍纍以為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槍
類也槍七羊
切纍力委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

歷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歷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圖
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

於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

為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
歲三田一為乾豆也且人君以立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立默
謂幽立

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
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數翰林主人

長楊之事尤為
遠其詞切

謂陳項也注云去國者非

曰吁客何謂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未睹其二見

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注云竟之時竄竄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竄竄類獠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負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

於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隨天斗極

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擲舉手擬也蕭綱篇曰擲拍取也善曰一日之戰不可殫

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鞬整生蟻介胃

被活汗善曰說文曰製髮首也韓子曰政戰無已甲冑生蟻鄭立禮記注曰介被甲也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祖宗功德之盛如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得天下之艱此言得天下之艱

此言守歲之德

謂高句麗也注云東越者非

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

廼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孔子曰分于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躬服節儉綿衣不

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弊不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大厦不

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善曰廣雅曰

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曰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

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

也善曰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其後重鬻作虐東夷橫肆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

難韋昭曰眠音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廼命驃衛善曰

驃韋昭曰眠音

於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

汾沔沸渭雲合電發善曰

沸音紛

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應劭曰輶輻匈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輶

腦善曰

沙幕箭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

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箭膏水也通俗文曰骨

中脂曰箭

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躡踐也

毳橐駝燒燔蠶張晏曰燔蠶乾酪

分移單于磔裂屬國韋昭曰移割也音如梨顏師古曰凡

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單

夷阮谷拔鹵莽刊

蹂屍與廝係累老弱服

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來屬漢者也

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

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披莽削石以通道

蹂屍與廝係累老弱服

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曉括也孟康曰癡者馬脊刺癡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鋌

也傷者或矛積內未出其瘡如舍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葉若蠶焉

皆稽顙樹領扶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陸德明注曰

以爲當作銳

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曰則領樹上向也韋昭曰領音恰善曰說文

二十餘年矣尚不

夫天

敢惕息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

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

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

書曰南

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與師往

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靡節西征羌熨東馳服虔曰熨夷

信節也熨蒲北切

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絕

遠也

自上仁所不化

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

莫不躡足抗手請獻厥珍服虔曰躡舉

使

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

安也徒澄切

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士為曰邊城少

無避也禮歟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

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

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莖八區八方之區也

普天所覆莫不

沾濡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

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

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

故平不肆險

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顏監曰肆放也不放心于

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文選卷九

海錄

戎善日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為有

年方言曰西秦之間相勸曰聳疎與晉古字通

振師五柝習馬長楊善曰杜預

曰振整也蓋屋有簡力狡獸校武不為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

五柝官柝音作西厭月嶠東震日域

服虔曰嶠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

入善曰廣雅西厭月嶠東震日域

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

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

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仇屬而還

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

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旃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

而迴還也軻如振切彷彿或作髣髴古委字也屬之欲切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

遵文武之度

善曰太尊高祖也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

王三驅是也田文

上文尚書帝曰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

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葛顏監曰摩田器也

益汝作朕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

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

釋食其曰農夫婚姻以時男女莫違

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

出愷悌行簡易

善曰毛詩傳曰矜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矜劬勞休力役

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

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見百年存孤弱

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帥與之

罕與力役無耨農時

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廷碣磬之虞

孟康曰碣磬之虞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碣一磬切碣音磬鞀徒刀切

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韋昭曰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

搖也八列八佾也拈居點切球音求掉徒弔切

酌允鑠肴樂胥

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

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碣一磬切碣音磬鞀徒刀切

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韋昭曰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

搖也八列八佾也拈居點切球音求掉徒弔切

酌允鑠肴樂胥

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

大成又曰於鑠玉師又曰君子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善曰毛詩

官廟在廟又曰受天之祐爾雅曰祿也音姑

歌投頌吹合雅

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

勞也

張揖曰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方將俟元符

善曰元符符大瑞也

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

高

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難蜀

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

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

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

法言注曰五帝三王

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

周流梨栗之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稻

蹂踐勿莠誇謝眾庶盛飲饗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稻

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駝路馬芻說文曰芻草薪也毛萇詩傳曰湖大也

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

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

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

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

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

音 棍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曾辭之舒也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所能及也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法也 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

射雉賦

潘安仁

徐爰注

曉聊記所聞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樂羽族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林也

隳耿介之專心兮參雉豔之姱姿隳也耿介專一也參雉也姱姿也雉豔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貌見傲

邱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邱陵也經略也畫墳也衍而分畿也

於時青

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

茂草木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陳柯械然陳宿之

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泱泱也垂雲也泉涓涓而吐溜也

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鳴麥漸漸以擢芒也雉鳴鳴而朝鳴也

射之時也

奮勁骸以角槎麟悍目以旁眺奮勁骸以角槎也麟悍目以旁眺也

鷲頸而衣背鷲頸而衣背也

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也

思見野敵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

於時青

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

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

茂草木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陳柯械然陳宿之

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泱泱也垂雲也泉涓涓而吐溜也

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鳴麥漸漸以擢芒也雉鳴鳴而朝鳴也

射之時也

奮勁骸以角槎麟悍目以旁眺奮勁骸以角槎也麟悍目以旁眺也

鷲頸而衣背鷲頸而衣背也

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也

思見野敵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

於時青

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

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

茂草木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陳柯械然陳宿之

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泱泱也垂雲也泉涓涓而吐溜也

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鳴麥漸漸以擢芒也雉鳴鳴而朝鳴也

射之時也

爾乃擊場挂翳停僮意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僮人通有此語射者開有僮聲便除地為場挂翳於草停僮翳也意翠翠色也擊步何切狂

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翳上加木枝衣之

衷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料戾小而微也厭躡重而密也

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游維城名江淮間謂

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企想猶

何調翰之喬桀邈出專視

疇類而殊才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焉

寒微晉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合有豐疎便清叫野雞開即應而出也

應媒扇布也形如手中叫鳴也將欲媒雛振布

其必出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在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

亮滿七亮切摘朱冠之施赫敷藻翰之陪鯁鯁赤色貌陪鯁奮怒貌善曰廣雅

首葯綠素身拈繡繪方言曰葯繡也猶繡裏也言惟首綠色頸葯素

莎靡丹臆蘭綵莎靡丹尾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惟尾間青毛如莎

音秋善曰小雅曰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買達曰蹶走也郭玄曰

一豕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班尾揚翅雙角特起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雞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之狀貌也善曰說文曰翹尾

之長良遊呃喔引之規裏良遊媒也言媒呃喔其聲誘引令入

疎峙時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此之雅聞也

以潛擬揆舉也黃問弩名也張衡云黃問機張一名黃肩善曰說文曰發張弓弩也屬謂注

掛倒禽紛以並落機聲振而未已射應也禽被箭躍起而反落

森迅已甚鷲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善飛走如風之

凌岑飛鳴薄虞鷲聞媒聲便越欄凌岑且飛且鳴運來鷲前也

望審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

逸羣之僂擅場挾兩逸羣傷鳥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雉也善曰

雌妒異條來忽往換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條忽往來無時覺止也善曰楚辭

土風之發切畏映日之儻朗言其忌聲而畏光也發音鐵

無此二句義鳥二句恆接得不生動

息徒心煩而伎憊

息徒心煩而伎憊 射除其布不敢散氣息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於

蜀父老曰心煩于慮應切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名庸保 伊義鳥之應機啾獲地

以厲響 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難中啾然 彼聆音而逕進忽

交距以接壤 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鬪交距也 形盈窗以美發紛首頽而

臆仰 形赤也盈滿也既與媒戰形當鬪窗發也 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靡 墳大防

穉菽藜 穉菽藜 穉菽類也藜豆也謂 穉菽之屬野生也田

鳴雄振羽依于其家 穉菽類也藜豆也謂 穉菽之屬野生也田

擗降邱以馳敵 雖形隱而草動 擗降邱以馳敵 雖形隱而草動

瞻挺稔之傾掉 意淦躍以振 瞻挺稔之傾掉 意淦躍以振

擗出貌也楚辭曰擗將出兮東方 擗出貌也楚辭曰擗將出兮東方

擗出貌也楚辭曰擗將出兮東方 擗出貌也楚辭曰擗將出兮東方

擬用左傳我志 其目也意

倣余志之精銳 擬青頰而點項 倣余志之精銳 擬青頰而點項

眺旁剔 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 靡聞而驚

無見自驚 驚音脈字亦從脈方言云脈俗 謂驚為鬼脈言雉性驚鬼也 周環回復 繞磐辟

輟馥焉中鏞 善曰今本並云予于中輒張衡舞賦曰蹇兮若往兮今中輒以文勢言之徐

前刷重膺 傍截鞞 正橫射也刷割也前刷重 若夫多疑少決 膽劣心

狷 狷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狷者 內無固守 出不交戰 內心也固守也心無堅守外

來若處子 去如激電 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縹緲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

是算分銖 商遠邇 分銖弩牙後刻劃定矢所至遠近之處 也雉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銖

揆懸刀 騁絕技 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善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技也

如轉如軒 不高不卑 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軒如軒輕輿輾同鄭玄

句曰騁施也 如轉如軒 不高不卑 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軒如軒輕輿輾同鄭玄

苗不交戰句帶嫌

技薛君韓詩章 句曰騁施也 如轉如軒 不高不卑 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軒如軒輕輿輾同鄭玄

美當味值胃裂膝破背射面也膝受食處也背喉也裂喉破喉夷險殊地馴

鹿巖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雖有馴巖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為一准也具不暇食夕不告劾言樂之者昔賈氏

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

夫子始一解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

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妻所以憾恨者惡其夫之醜也今見

貌恨妻釋憤者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鶩飛鷹走犬陵山越澗常乘危險也

何斯藝之安逸美禽從其已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逸清道而行擇

地而住人多則雉鴛故僻除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司馬

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卓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

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樂也善曰東賦曰若忘其身恤司其雄

雖恤可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廣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賦曰樂而無節

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收微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

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以下議

紀行

北征賦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

班叔皮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為越騎

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時據隴雍舉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

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北來文章所奏誰作答

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班二十作文賦何如叔皮于聖學已

牙為徐合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

舊室滅以邱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

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

朝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立宮楚辭曰朝發朝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雲陽

乘陵岡以登降息郁郅之

邑鄉漢書右扶風拘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拘與郁同幽與郅同應劭曰左傳曰畢

原豐郅文之昭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郅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郁叔又云文公

曰音義今扶風也陽縣中是也按瓠谷立

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于立宮

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馬

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

乘陵岡以登降息郁郅之

邑鄉

原豐郅文之昭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郅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郁叔又云文公

以行章為公劉之遺德必出于齊魯之經師注家不能詳矣

滅郟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郟城即古郟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郟音荀與同方曼切

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彼何

生之優渥我獨懼此百殃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

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北地王莽改為義渠郡善長水

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許而殺義渠戎

安定以為期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匠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十里涉長路之

縣縣兮遠紆回以膠流毛長詩傳曰縣縣長不絕貌也劉歆遂初賦曰路修遠而縣縣說文曰紆屈也膠流曲折貌也膠音虬

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如皇之末程避地于泥陽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音雞切

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孝武帝征匈奴夫人賦曰釋余馬于椒邱楚辭曰步楚辭曰吾合義和弭節兮司馬

日晡晡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日晡晡下而頽說文曰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亦水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

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

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曰劇強秦之暴虐兮

今顧厚固而繕藩言不耀耀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

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誓何夫子之妄說兮孰兵社預左氏傳注曰繕修也

云地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

與以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說文曰障塞上亭守烽火者也象文從火古字通詞障切班固漢書贊曰不修障障其義並同障或為障說

與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

閱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

此句指和親即所謂德也

那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卞徐廣曰從聖文之克讓分

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分黜帝號於尉佗

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

惟太宗之蕩蕩兮豈襄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如

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蒙楚辭曰山蕭條而無

風莽莽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胸分杳杳王逸曰杳杳

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

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踟躕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

夫何陰暄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陰暄喻昏亂也楚

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襄春秋緯曰五運五

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詩

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毅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

曹大家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

惟永初之有七分兮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

時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和帝年號永初

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乃舉趾而升輿

兮夕子宿乎偃師左氏傳曰闕伯比曰莫敢舉趾高柱預注曰趾是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臺即古之

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楚辭曰愴恨懷悲明

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酌樽酒以弛念兮

嚼抑情而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諒不登櫟而椽蠡兮得不陳

力而相追登櫟椽蠡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椽蠡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楚辭曰聽天命

之所歸墨子曰貧富治亂固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

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屬此亡之時

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修遠以多艱鞏唐勇切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

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

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

封邱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邱縣應劭

士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邱

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人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

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人問之

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

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

睹蒲城之邱墟兮生荆棘

之榛榛邱墟已見上文漢書伍

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

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

遠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邱墳漢書

尚水經注引之作

義為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義為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儒者之學不悞

濂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濂鄉有濂伯
王家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邱者墓也
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
尹文子曰親疏保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侯千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
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
平漢書劉向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
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陔陀也
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德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庶靈祗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交動則成德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鹿也作謂北征賦也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

道以俟時兮周易曰履道坦坦係小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見上注鵠冠子曰縱軀委命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若兼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孟公綽也

西征賦 賦樂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子山哀江南賦體源於此賦賦今事故

文選卷十

西征賦

賦樂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子山哀江南賦體源於此賦賦今事故

潘安仁

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之輩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喬月旅裝賓丙子統日乙未御辰

祖秦

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楊節賦曰馮子耕於鄠

哉寥廓

忽悅化一氣而甄三才

此三才者

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生有修短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

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與位

為古今之感慨篇中憑焉

大德曰位

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

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與位

為古今之感慨篇中憑焉

大德曰位

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

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與位

為古今之感慨篇中憑焉

大德曰位

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

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與位

為古今之感慨篇中憑焉

西征賦 賦樂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子山哀江南賦體源於此賦賦今事故

生與位為古今之感慨篇中憑焉

豫東征賦曰修短之運思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漢書賦曰運之修短不疎期也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

納旌弓於鉉台漢書曰鉉台讚庶績於帝室魏書曰庶績

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

士師而魏書曰士師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遍於四海魏書曰武皇

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家宰魏書曰天子

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且之輔成王有流言之劫左

詩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傅王也史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

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言無危之明

孔隨時以行藏言無危之明

遠與國而舒卷荷蔽微以繆善患過辟之未遠言孔適有知微知章之鑒故

卷中庸之遠荷蔽微於斯斯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

也爾雅曰辟舉未遠不離其身也辟亦切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

陋吾人之拘縲漢書曰山林之飄萍浮而蓬轉言已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

察位偏其隆替名節灌以墮落危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申為害萍浮南

素耶之累魏書曰素耶策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

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匪擇木以棲集聖王得賢臣

林焚而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遭千載之嘉會聖王得賢臣皇合德於乾坤頌曰上下

然交欣千載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張超宜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

渥恩章昭憲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較侯文曰今鷹隼始擊

主之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詩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

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覽揆余

之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

邱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孟

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

闕庭曹植青表曰不勝犬馬戀眷帝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

爾乃越平樂過街郵漢書曰魏都賦曰闕庭神麗

秣馬阜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鄆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

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泚化流岐嶽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

遠矣史記曰帝借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母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民時維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西水泚至於岐下史記曰

周文王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王于京師與同旋牧野而

此敘周室之興亡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騁遲遲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

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

築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公王謂築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

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楫坐積薪而待然尚書人傳曰伊尹人告於王曰大

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凶哉曰吾亦公卿立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

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夜危與情故曰乖舛也

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廓遂

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

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足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

豈時王之無辟賴先哲以長祿言周未之王豈無邪僻之

望闔北之兩門感號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

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凶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也

左氏傳曰繫諸助也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

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三十卜年七百杜預左

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

言鄭伯以子頹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

是乃效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子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尚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南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幽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

弘廣也重晉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闕欲交侯重耳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闕欲

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

一川之神賈逵曰鬪者兩會似於鬪小雅曰演廣遠也

咨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

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于位

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

王于朝人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驪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于猛母弟子巧也賞達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巧音

悉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萸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于

踰十葉以逮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

位以令人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于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崩弟殺哀王

神器白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

顯王崩于懷王立崩于赧王立崩于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

公立于周威公立于周威公立于周威公立于周威公立于周威公立于周威公立于周威

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輸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實潛慟乎余慈

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

倚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于泉列子曰魏

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

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此述項氏之

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次而好

東都賦曰概長恩而懷古楚辭曰攬騁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

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言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

羽敗咳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後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次詩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經灑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

漢書曰農都有灑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狼之囑國趙侵

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

傳齊賓婦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

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

傳齊賓婦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恥東琴之偏鼓提西

每後

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僂

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滹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釋為一擊街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益謂之伍呂

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趙王為好曾於西河外滹池咆勃怒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州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伯賦曰悲猛氣兮颯疾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智勇相如也念相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允肯以掩

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德終奮翼而高揮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

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此過峭而感奈

此過峭而感奈

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阜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縶以授戈

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

隻輪之不反練三師以濟河

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襲鄭遂叔

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

其南陵夏后皇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遊風雨也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

致霸其有以

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給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

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凶虞貪誘賂

小杜預曰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名任

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

好孟子曰五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視伐

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劉澄之地理書曰峭有純石或謂石峭如淳漢書注曰相與

肆叔於市朝從五臣注作蹇叔登得

此過峭而感奈

文選卷十

文選卷十

此過陝界而感晉

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魏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之

之殺梁傳曰晉舉虞荀息率馬攬壁而前曰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

後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夢滅也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

我但安陽言陝陝鄂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漢書曰農郡有陝縣屬善長

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清谷水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翺虞應乎

鷓巢也故繫之周公鷓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郡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感漢氏之剝亂朝流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

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汜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乃從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至西京呂布誅卓卓

此流董卓之亂

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僮質天子於營僮將楊奉救僮僮乘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

天子還洛陽僮汜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黃陽大敗奉兵敗左氏傳十朝曰單旗

劉秋利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僮汜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際除也左氏傳晉

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天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察

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自於鋒刃洞胸膈以流矢有襄裳以

此過曲沃而感晉

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

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僮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生其舟船帝以蒲掩而下人

可掬左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

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胸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內毛詩曰襄裳涉

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軍亦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

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于

况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晉聞國家之立也木大而木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殺懿侯然孝侯翼

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善長水經注曰春秋

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後

曲沃而得各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木大必折

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歷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

之本也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

此過各而感晉

漢書高紀錄注中
噉作者以陝之曲
沃為成師所結

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
國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開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
矜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鷓鴣賦曰
鷓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

矜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矜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矜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矜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矜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矜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非及漢得關事
傲賓在傲客出水
經注

或開關以延敵競逐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
延敵九國之師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
有隙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
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
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
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閉關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
所有而敵之否秦周易一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漢六
藥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藥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曰拓
厭紫極之閒敞甘微行以遊盤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
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
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少年
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驅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
天寒酒多與其夫醉姬自縛其夫謂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
且上才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賜酒也昔明王之巡
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莫觀漢記曰西巡幸長
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書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歷駢
馬口中長銜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檠法刻刑許慎曰峭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

此入潼關之正面
前朝邑後華陰本
是相連不斷

魚服挂豫且之密網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
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帝位之重也
吊戾園於湖邑詠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
讓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堂徒望
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邑帝即位論曰戾太子以湖邑園鄉為戾園又太
子厲充曰趙虜乃亂我父子也蒼謂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園鄉
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
曰高四皓之名刺肌膚之愛幽通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
去此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蕩行也全節即漢書景帝里戾太子死處園經曰全節園鄉東上
五里泉鳩欄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發園鄉而警策想黃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觀
名桃園古之桃林也
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各今魏州園鄉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
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
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壑
遠蹤以流
憶江使之反壁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
關直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

此過潼關而稱曹
公我數

為我遺錫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入視壁
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不語怪以徵異
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愠韓馬之大愆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

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愆孔安國曰愆惡也魏志曰建
社稷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

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魏志曰曹公西

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之多者也漢書曰揚雄即趙允

圖而頌之 硨磲以振塵穢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

京觀字書曰硨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

破聲也吁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楚齊趙之

兵息也當此之時安士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硨磲音耕切

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 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

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

春故其時粵實六學洞籙賦曰 邪界褒斜右濱沂隴袁粲沂隴 寶難前鳴甘泉

後浦音維甘泉 面終南而芳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家漢書武功山自天

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書 九嶷巖巖太一龍從

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嶠家 九嶷巖巖太一龍從

見上 吐清風之颺戾納晴雲之鬱芬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

憑歸雲而遐逝楚辭 南有玄灞素澗湯井溫谷玄灞水色也澗澗二水名也楚辭曰臨

曰望路兮分翁壽 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

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成陽縣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澗澗者鄭白已見 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上西都賦曰通溝大漕引淮湖與海通波 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勁松彰於歲寒

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入鄭都而抵掌義恒友之忠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

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鄜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爲武公抵

掌也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文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

此入鄭都而感桓
友之死節

此過潼關而稱曹
公我數

此過潼關而稱曹
公我數

此過潼關而稱曹
公我數

此展大我而感興

衣美武公也父子疏為周司徒善於其履大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

以沮眾淫嬖廢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

威為匹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火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六戎共攻幽王幽王與烽火微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愆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暴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呼波切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罹西楚

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牧羊失火燒其藏即自古至今葬未有感始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遭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若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養生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乾坤以

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

度而已也漢書班固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

澤慶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在民得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且

猶弗遺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募寫舊豐製造

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

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從豐沛屠兒酤酒黃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從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既遷枌榆社張晏曰枌白籍舍怒於鴻

門沛踴躍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搯白刃以萬

危冬藥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是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

是樊王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早

羽反應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且自來謝公且見羽鴻門因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蘇沛公

羽不應范增起出請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

亦逐舞劍擊沛公周書武王曰吾令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

商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辨擬也力刃切切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周書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嚙也音誓

揚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

之卮酒斃肩督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又臣死

且不避也

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并續二事已及長
安東門亦是過接
之法

此已入長安為西
征之歸宿下皆就
落仕以後所經歷
者長

其何傷

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

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屠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胃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祖

項以組降軹道傍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

伯肉祖牽羊以逆杜預曰肉祖示服為臣僕也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

漢書曰疎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

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候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

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福毛萇曰祖而舍餞飲酒于其側曰餞金墉管其萬雉峻嶒峭以

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管其萬雉峻嶒峭以

繩直而為雉峻嶒峭也繩直已見東京賦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

閭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氏家在橋南三里陽橋都中雜選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各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泣職勵

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各京濟子初臨故曰新館泣職謂蓋政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昔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

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管庫蕞芮

於城隅者百不處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

而發切處一或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

滌蕩亾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爾乃階長樂

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繁馭安而款駘盪轡枹詣而輾承光徘徊

桂宮惆悵柏梁已上見見西京賦八警雉雉於臺吸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

離而余思之茫茫警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

縣風縣鐘華獨樂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中漢

故曰省毛詩曰蹴蹴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灞川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壞

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諸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

蕭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京賦辛李衛霍之將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龐西人

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街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在漢者匈奴乃從武北海上

武仗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十三年得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教敷而發倫叙兵舉而皇威暢

知冰直處軍得以不封為博望侯教敷而發倫叙兵舉而皇威暢

也舉兵也

靈也尚書曰 **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 臨危張壽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

氏傳注曰投棄命也史 **暨乎稊侯之忠孝淳深** 本句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

馬都尉何羅矯制發兵明且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曰羅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 **陸賈**

白刃從東廊上日確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繯是著忠孝節封為候音如 **陸賈**

之優游宴喜 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庭 **長卿淵雲**

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長卿淵雲**

之父子長政駁之史 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

遷為宗正警疾譏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

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

之聽理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治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吉字季平京兆尹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

夷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王駿皆石能各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干

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緩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 **汲長孺**

釋之子字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此天下稱之 **汲長孺**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上 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

為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班固贊 **終章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 漢書曰賈

白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 **終章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 漢書曰賈

遷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

章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晉植自

誦表曰終軍 **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 鄭玄禮記注曰綏纓之飾也禮

以妙年使越 **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 鄭玄禮記注曰綏纓之飾也禮

記杜詩上書曰伏漢宜出 **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 謂日碑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 謂日碑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日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 **或從容博會望表知裏**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

言為環機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 **或從容博會望表知裏**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謂廣漢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謂廣漢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謂賈誼 **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

之屬也 **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

在耳 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 **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

望左氏傳穆姜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

方震耀都鄙 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從弟

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顯灼 **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龍靈顯赫光震都鄙 **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 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蕭之

曰擢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 **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 漢書

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 漢書

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級史記曰天下 **揖不疑於北闕**

安仁再遭斥免既
無貴任幾膺時戮
故發憤明志于數
公也

賦構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門

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自姓歌之曰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武

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

亦何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鯨浪而失水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

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叩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

縱逸遊於角觥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班固

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嶽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

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而

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

上幸虎園鬪獸能出圈蓋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

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載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

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掩細柳而撫劍快

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

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擡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

之倨貴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視茲

更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軍曰

帝曰鬻者鬻上棘門軍如見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墨營也和事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

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并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

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幸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惘附

問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

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

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白起曰王昭襄王也廟算已見上文

尚書曰率籲眾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勿割也孫卿子曰王聞於上臣許於下俱害窺秦墟

之道杜篤司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麓之饒千何不有窺秦墟

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覽陛殿之餘基裁峻峭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

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其堙也凶衍切峻嶮貌也

想趙使之抱壁劉曉楹以抗憤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峻峭之長坂臨絕起貌

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

欲以擊柱秦王乃解曰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

欲以擊柱秦王乃解曰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

而可愍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也孔叢子曰吾於簡良人以

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

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矣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

上郡始皇崩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

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遺書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立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燬而為烟史記曰盧

求仙藥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

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燒之廣雅曰穽坑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

江東呼火熾猛國滅以斷後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以至於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

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

惠王車裂商君鄭立周禮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獄中有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輟

之辟一人為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

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

臣故曰啓前

而可愍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也孔叢子曰吾於簡良人以

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

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矣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

上郡始皇崩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

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遺書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立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燬而為烟史記曰盧

求仙藥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

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燒之廣雅曰穽坑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

江東呼火熾猛國滅以斷後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以至於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

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

惠王車裂商君鄭立周禮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獄中有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輟

之辟一人為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

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

臣故曰啓前

太史公秦本紀於
子嬰之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於營
其志

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假讒逆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

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揚聲舉而顧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復可身與其女婿關樂謀具體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副衛有宦者人侍不

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士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

蕭收圖以相對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

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

感市閭之鼓并歎尸韓之舊處亦屬號而守

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此丹了曰死懷恨入於九泉

賈中富是山之木
名因山為陵耳三
秦記之說自蕭陵
以下將何取耶

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

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

之為左馬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

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馬翊時願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

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葷麻蒸也阻雷叔然散非即渭城賣

蒸之市也延壽被誅承屬無守關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滿誤毛詩曰如可贖令八百其身

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而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

邑之地又魏驪公欲殺之而愛其林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

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奉善濼

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各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存威格乎天區區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

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

越安陵而無譏詆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曾孫

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為

無聲之貌也莫靜也

許君韓詩章句曰寂

無聲之貌也莫靜也

為嗣益進說王以此怨益使人訊景皇於陽邱奚信譖而矜諛隕吳嗣於局

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

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吳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爰益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吳錯擅迫諸侯削奪之

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吳錯賴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夫

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負罰無辜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見承曰虧德沮善

毛萇詩傳曰沮止也此孝元於涓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涓瑩奄尹謂弘

之此穢我明德韋昭曰此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此毀也子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褻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

慢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

憂之何忍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惟忱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諫解光奏言

專指初陵勿置

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侯璆璆者無數左氏楚令尹于上曰璆曰而射璆者人張勇氏之

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勇氏諸王也爾雅曰刺哀主於義域偕天

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

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

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

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

池役鬼傭其猶否則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

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隙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樓

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根水流為秦川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

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鄭康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

其室滂其宮而滂焉汗與滂古字通音為方言曰墮壞也

由偽新之九廟奪宗虞而

文選卷十

卷之十五

海錄

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伎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

敬王五曰濟比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王八曰陽平王九曰新都王又曰鄧勝子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誦策文除以為即也

術而同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藝皆請公車於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瑋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晉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佳德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太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諡曰思后故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詠之占夢毛詩傳曰臨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

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太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諡曰思后故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詠之占夢毛詩傳曰臨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

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信與時式論語子為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信與時式論語子為王母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污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晉義或曰汚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污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晉義或曰汚

開襟平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漢書周勃之傳曰五柞宮也漢書晉義或曰開襟開襟居賦曰想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京賦曰九峻甘泉園與恆感曰北開襟平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漢書周勃之傳曰五柞宮也漢書晉義或曰開襟開襟居賦曰想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京賦曰九峻甘泉園與恆感曰北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漕渠已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西京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乃有昆明池乎其中西京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

其池則湯湯汗汗混漾彌漫浩如河漢西京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其池則湯湯汗汗混漾彌漫浩如河漢西京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湯谷夕類虞淵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湯谷夕類虞淵

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

振鷺于飛鳥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鳥躍鴻漸振鷺于飛鳥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鳥躍鴻漸

灑灑驚波咳喋護茨灑灑驚波咳喋護茨灑灑驚波咳喋護茨灑灑驚波咳喋護茨

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

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建魯也左氏傳周辛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建魯也左氏傳周辛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建魯也左氏傳周辛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建魯也左氏傳周辛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故毀之而又復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則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者婦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凡厥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穢權收習課獲引

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論語再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徒觀其鼓柅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言欲迴輪必多少也

鳴根厲響貫鰓尾掣三牽兩續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羽連綴網經其上於水聲言曳網經於前鳴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

黏微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鯉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粘於網故曰黏微也華魴

躍鱗素鱗揚鬣鬣音已見襄人縷切鸞牙若飛應刃落俎霹靂霏霏曰西晉中士鄭玄曰發者刺魚也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疎而遲御既餐服以屬

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傳殺七激曰贈其鯉魴積如委煎和之稱也鸞牙已見東京賦

此段起下治長安之事

人字避諱

為辭賦者難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

左氏傳曰便陽有獄其大宗路以女樂魏子將受閭設女樂將饋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

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腹為君子之心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將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

鎬如渴如飢心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鄧郁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惑希琴操曰崇侯諳文二於紉曰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鄙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

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鄆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

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

難臻其極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

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漢書書員誦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讓鄰慮有德色言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相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

十七

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
為開田毛長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

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鈎
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鈎上杜預左

民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
和也埏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埏朱然切埴市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

不昏作勞密邇檢狃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
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情農自安不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言在於化也漢書
曰儉狃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
刀必割左氏傳曰產曰大官大邑而

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已雖無才不能任其杖信無
戾曰庶免免於戾乎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
戾下或有劣字非

固不得先發閭閻始於黃卷也且閭閻之備行道乃在平川非河原也此為穿窬安小兒見
且戰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以卷易巷斯可怪矣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

自此以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章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功於朝著名
當時音風恭顯之任勢也乃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十餘公之徒隸齒此

言之卒徒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
餘公之屬為齒乃謂隸齒為齊等之意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若但言

音風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為典故安所取証又云感市閭
之眾井類尸韓之舊處悉屬號而守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淡若按班

書趙廣漢傳廣漢下廷尉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於縣官願代趙京兆死
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軍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入為飲許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若吏民延壽死
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論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為文之瑕

類焉

託體班氏父子文詞不妨代筆所學則非矣賦者古詩之流嘗觀其志口雖本二征然亦

自出機杼則賦載有法氣亦

詩卷四

